■看图说画

林灵素的“天空之城”

方长山

日前,“礼行天下”百馆联动·温州首展在温州博物馆举行,展览全方位展示宋代复兴礼乐、以礼治国等表现,力图宣传宋代文化典范、挖掘传统礼学当代价值,为观众提供耳目一新的文化盛宴。

展览中的一件《宋徽宗题楮慧(林灵素)书龙章云篆诗文碑拓》引人关注,这是我目前所见温州历史名人林灵素唯一的书法,而且内容、背景奇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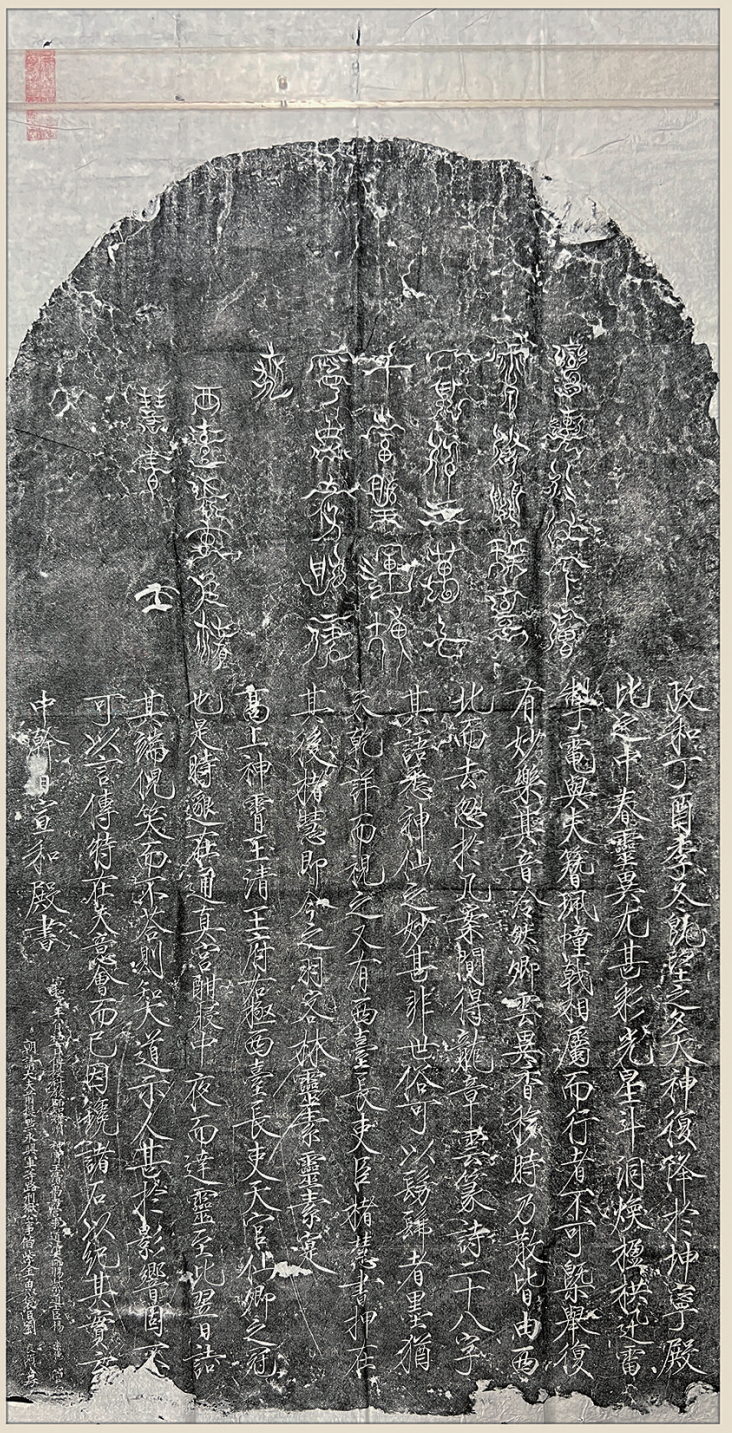
温州史上最著名的神仙家非林灵素(1076-1120)莫属,他不满足于在大地上开拓新视野,而把道教的天文知识延伸至宇宙,营造出一个“天空之城”,诱引得宋徽宗如痴如醉。《碑拓》所系就是这样一个神异故事。

林灵素原名林灵噩,早年为僧,但是生性活泼,嗜酒不检,不容于僧团,改从道教,自称独登积谷山飞霞洞得到异书,故善于使用一些小手段。传说他曾赊酒欠债,自扪左脸,顿成骷髅,而右脸如故。债主大惊,赶紧免了酒债。而后林纵游东京,陪侍苏东坡游瑞佛寺。传说苏东坡读书过目不忘,但是林灵素“览《寺记》数万言,默识无遗,公大称之”,后到四川师从神霄派真人赵升学习“神霄大法”。宋元之际雷法被奉为“万法之尊”,成为整个道教最为推重的大法,而神霄派尤为魁首。林灵素与赵升交游数载,赵死,林为沐浴安葬,得遗书三册十九篇,题《神霄天坛玉书》。林灵素自受其书,从此祈晴祷雨,运雷呼风,神乎其神。

林灵素“往来宿、亳、淮、泗间”,与恶少斗殴,讼于官府,通判石冲为之脱罪,政和三年(1113)携至京师,引荐于蔡京,寄寓东太乙宫。五年,宋徽宗梦青华帝君邀游神霄宫,要求左街道录徐知常找人释梦。徐知常不晓。有人告知他,温州林道士平时多有讲说“神霄大法”,曾题壁《神霄诗》。于是徐引荐林于宋徽宗。林擅长插科打诨,大吹法螺,称“天有九霄,而神霄为最高”,徽宗为长生大帝君,蔡京为左元仙伯,自己是府仙卿褚(楮)慧,下凡辅佐帝君之治,皇帝身边在座的宠妃宠臣也各有名分。一番吹捧说到皇帝心坎上,感觉林灵素就是宿命里的老相识,一时龙颜大悦,御赐改名林灵素,号金门羽客、通真达灵元妙先生等等。

政和七年(1117),蔡京献媚徽宗,命令府、州、县道遍立寺观,天下寺观至少四百多处改名神霄万寿宫,为徽宗庆寿。改观之后规格仪式统一,保证奉祀不走样,类似连锁经营店。宋徽宗被林灵素请上宝座,成为神、人、教三位一体的主宰者。

汴京神霄万寿宫建成之后的宣和元年(1119),宋徽宗有一篇类似的回顾性神奇记录,以瘦金书写就,见于本次“礼行天下”展览,拓片释文如下:“政和丁酉(1117)季冬既望之夕,神复降于坤宁殿,比之中春,灵异尤甚,彩光星斗,洞焕楹栱,迅雷掣电,与夫簪珮幢戟,相属而行者,不可概举。复有妙乐,其音泠然,卿云异香,移时乃散,皆由西北而去。忽于几案阅得龙章云篆诗二十八字,其语悉神仙之妙,甚非世俗可以仿佛者,墨犹未干,详而视之,又有西台长吏臣楮慧书押在其后。楮慧即今之羽客林灵素。灵素实高上神霄王清王府右极西台长吏天官仙卿之冠也。是时邈在通真宫酣寝,中夜而达灵至此。翌日诘其端倪,笑而不答,则知大道示人,甚于影响,固不可以言传,特在夫意会而已。因镌诸石以纪其实云。中澣日宣和殿书。”从上文可知政和丁酉的春天曾经有“神灵”降临,到年底再度降临。“迅雷掣电” 可见神霄派的“五雷法”幻术。林灵素“笑而不答”是一种故弄玄虚的话术,愈发使得皇帝神魂颠倒,挠得心痒痒,但是“不可以言传”,忍不住要立碑纪事这一幕“盛世奇观”。



宋徽宗题楮慧(林灵素)书龙章云篆诗文碑拓 新昌县博物馆提供

御书上方是林灵素所写的龙章云篆诗。由于原书篆法不规范,颇为难辨,观众可以来馆参观和辨识。本人释读如下:“鸾舆彩仗下层霄,绎阙瑶台一见招。三万七千当圣运,坤宁忠孝助唐尧。西台长吏臣楮慧书。”毋庸置疑,这是一首非常肉麻的马屁诗,吹捧皇帝到三代唐尧的位置。所谓“龙章云篆”,其实是道教徒臆造的书法,模仿云龙飞腾的样子,类似符咒的难以辨别而尤为神秘。

此后八月十二日,宋徽宗御书《神霄玉清万寿宫诏》碑,描摹了宏大的神灵降临的场景。如此场面形成集体幻觉:“卿士大夫侍卫之臣悉见悉闻,叹未之有,咸有纪述,著之简编。”不过也有可能大臣们附和表演:我看到了,我也看到了。

林灵素得宠于宋徽宗,因此神霄派上升为国教地位。林灵素凭借天才的想象,营造出大地上的“天空之城”和天上的“神霄”成镜像对应。这牛皮吹得算是大到天了。不过《宋史》的编者识破其“五雷法”幻术,讽刺林灵素“务以欺世惑众。其说妄诞,不可究质,实无所能解。惟稍识五雷法,召呼风霆,间祷雨有小验而已”,现在看来林灵素使用了催眠术,温州土话称“调人”,就是顺着皇帝的话头往上捋,使之越想越对头,产生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的幻觉。听说现在有一项研究表明,权力会使人智商下降,因为权力拥有者听到的都是顺杆子往上爬的甜言蜜语,形成了信息茧房,不断做出反智的判断。因此,宋徽宗被方士和蔡京等轮番彩虹屁熏得七荤八素,是不可能醒悟的。

后来林灵素与蔡京等交恶,被贬回乡,终老故里。值得一提的是,林灵素风光的时候并没有忘记早年与苏东坡的交情。宰相蔡京打击元祐群臣,自司马光以下三百九人“皆锢其子孙,不得官京师及近甸”,并在文德殿门立《元祐奸党碑》。灵素却在碑前敬礼,徽宗疑惑,他对曰:“碑上姓名皆天上星宿,臣敢不稽首?”并且吟诗:“苏黄不作文章客,童蔡翻为社稷臣。三十年来无定论,不知奸党是何人?”如此直白的诘问“奸党是何人”,林灵素算是真大胆了。

中日书法交流笔会在我市举办

中日书法家合影留念。

日本书法家在现场创作书法作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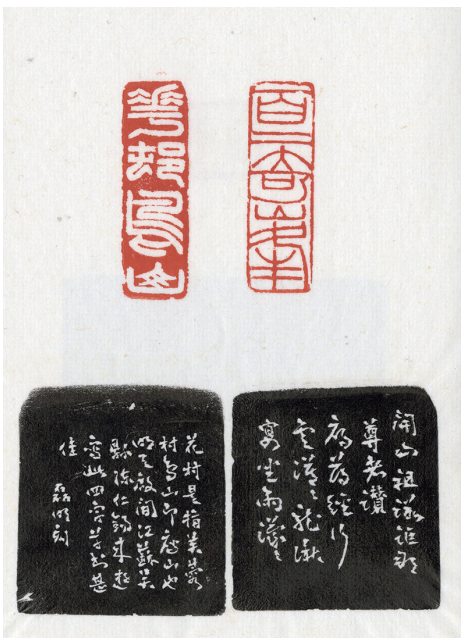
3月12日上午,东亚文化之都(温州·大分)中日书法交流笔会活动在温州美术馆文化驿站(墨池公园)举办。墨池,相传是书圣王羲之临池涤砚之地,使得这场活动更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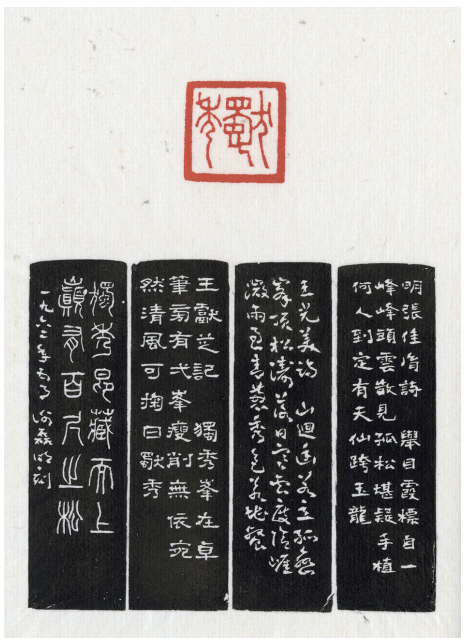
温州市与日本大分县在2022年一起入选“东亚文化之都”,并自此结缘,双方开展了广泛的文化交流活动。当年,温州举办“东亚文化之都”书法艺术家作品邀请展,此后在7个“东亚文化之都”巡展,以书法创作与展示促进区域间交流互鉴,日本大分县有6组作品参展,其中就有本次到访的户口胜山的作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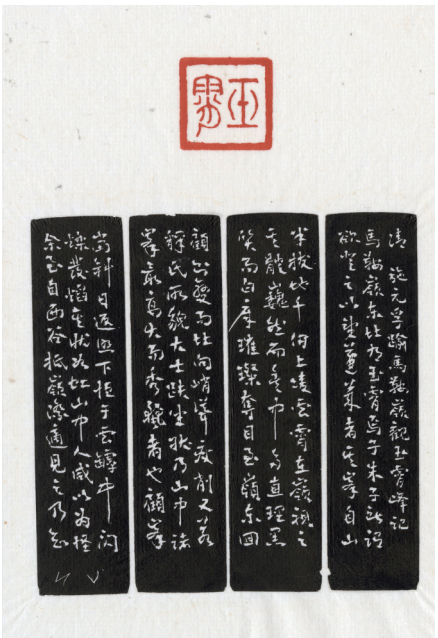
为了进一步促进了东亚文化之都间的交流碰撞,同书艺术之美,共写友谊之章,特举办这场活动。活动现场,我市书法家谢子康、吴聘真、邱朝剑、王晖、王天津与大分县书法家户口胜山(大分县艺术文化振兴会理事长、东亚文化之都2022执行委员会副会长)、儿玉韬光(大分县美术协会书法部会支部长)、矢治久美子、津末聪子、木本典子、吉野由纪泼墨挥毫,酣畅淋漓,气氛热烈。户口胜山书“浅春啼鸟数声”展现他对温州春日清晨的感悟;儿玉韬光书中国吉语“长乐无极”来表达两国书法家共同的精神追求;吴聘真书“春色满园”以示欣欣向荣的景象;谢子康书“源远流长”表达以书法为媒的中日文化交流与中日友谊源远流长。笔会活动后,中日双方互赠书法作品。

儿玉韬光在致辞中盛赞温州物产丰富、风景宜人,表达了希望两地间的书法交流活动长期稳定发展的美好祈愿。此次活动由市文广旅局主办,市文化艺术研究院(温州美术馆)承办。 傅闻

谢磊明的雁荡山印存







谢磊明的雁荡山主题印章与边款。

胡念望

谢磊明(1884-1963),名谢光,字烈删,号磊庐,西泠印社早期社员。谢磊明好古敏求,业商,曾开盐行,曾自号卖盐客,积钱购藏金石书画、碑帖拓片、篆刻印谱甚夥,将家藏古代玺印编辑刊行成《春草庐印存》六册。他的藏品中有海内孤本《明顾氏集古印谱》,因名其居曰“顾谱楼”。谢磊明篆刻上溯秦汉玺印,下于皖、浙两派皆有所涉,书法篆刻皆以蕴籍隽雅取胜。西泠印社藏有谢磊明篆刻作品有《谢磊明印存》二集、《磊庐印存》五册、《谢磊明印痕》一册、《十二花神印玩》《水浒人名印玩》《水浒印草》等。西泠印社副社长、著名金石篆刻家方介堪系其高足,而方介堪从弟方节盦、方去疾昆季同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,也同为谢磊明的女婿。

雁荡山是世界地质公园、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,山水毓秀,风光旖旎,素称“海上名山、寰中绝胜”,明代以来名列“三山五岳”,史称“东南第一山。雁荡山是一座启迪美学思维的书画名山。从北宋赵宗汉《雁山叙别图》、元代李昭《雁荡纪游图》、明代李流芳《雁荡山卷》、清代钱维城《雁荡山五十三景图》,到民国以来张大千《雁荡山西石梁瀑布》、潘天寿《雁荡山花》、黄宾虹《雁荡山三折瀑》……古往今来,多少画家因来雁荡山写生创作而激发灵感,才思泉涌,师法传统,师法自然,衰年变法、成名成家。

元代赵孟頫在《天台雁荡四时图跋》中写道:“乃余顷者为天台、雁宕之游,登历所至,穷极幽奥,觉山中景色阴晴变幻,时或异形,盖瞬息中而备四时之气者,宇宙间奇观,当无以如此,归而遥忆大略,而成斯图。”潘天寿先生酷爱雁荡山水,说:“不观雁山之奇变,不足以勾引画家心灵中之奇变。然画家心灵中之奇变,又非雁山可尽赅之也。”画家陆俨少更是一辈子钟情雁荡山水,在其自叙中写道:“世人重黄山……我独走雁荡,认为远较黄山入画,它的雄奇朴茂,大巧若拙,厚重而高峙,似丑而实秀,为他山所无。”而自唐代以来,历代达官名宦、文人墨客多有题刻雁荡山摩崖,多达400余处,以篆刻雁荡山景观名称与山水诗句结集的,谢磊明当属历史第一人。

癸卯大寒后二日,与友黄瑞庚先生登门拜访方介堪哲嗣方墨颐广强先生,有幸拜观《谢磊明印存庚子本》(上下册)。该册由谢之鼎辑,董雪明题签,收录印兑138方,共136页,基本上一页一印,“庚子”为1960年,而边款显示镌刻时间为1962年3月至1963年1月,可能是印文镌刻于1960年,边款则是后面补刻的;也可能说明这封面题签“庚子本”是错写了,应该是“辛丑本”或“壬寅本”。

从印文与边款内容看,分别为雁荡山百二奇峰与苏轼、王十朋、王思任、施元孚、曾儒璋等历代一些诗人所作雁荡山诗文名句,尤其突出了清施元孚《雁荡游山十八法》、曾唯编纂《广雁荡山志》中所载雁荡山景观名胜的概述,还有“雁山五珍”等。其中“雁荡百二奇峰”边款显示镌刻时间为1962年3月1日至6月。在“石表”峰印章边款题记:“谢磊明晨起发愿,刻雁荡百二峰,名此为第一石;一九六二年三月一日,温州七九老人谢磊明刻。”而在“美人峰”印章边款中同样有题记:“余刻雁荡百二峰名,始石表,终美人。自三月一日至今,每日以篆刻自课,不敢耽逸,秉烛余明于祖国文化艺术,故效壤流之助尔。一九六二年六月磊明刻毕并记。”可见,谢磊明镌刻雁荡山百二奇峰印章是有感而发愿,将之作为一段时间的日课操练的,并且在镌刻百二奇峰完毕,还意犹未尽,继续镌刻雁荡山景观诗文印面与边款。

从《谢磊明雁荡山印存》印面、边款的内容与形式来看,印章创作重心不再局限于印面,更致力于拓宽边款的变现力,将丰富的金石文字等资源运用于印章创作之中,其印款多以六朝碑碣、石鼓刻成,书法与篆刻一体,涵盖篆、隶、草、楷四体,阳刻、阴刻并举,冲刀、切刀互用,并首创缩临勒碑技法,临摹碑帖、迻录诗词等行为更加注重艺术化的表达,将印侧作为自己创新的领地,在印面增加了界格、点团等装饰性笔画进行艺术处理,无论是风格取向、创作内容,还是边款中临摹碑碣的行为,都体现了清代以来印从书出、印外求印的理念,颇见匠心巧思,凸显了谢磊明篆刻边款的独特艺术价值,在明清以来的边款发展史上堪称自树一帜。

同时,一本印谱集中镌刻雁荡山百二奇峰景观名称及诗词名句,并在边款中标明方位与简介,也是极为罕见,对于雁荡山书画名山增添了一段印坛篆刻佳话。只是由于原辑录者对雁荡山不了解,因此在印兑编排时出现前后顺序颠倒及边款内容缺失情况,譬如有一页边款为白文行楷:“山中诸景,皆宜玩月,以灵峰洞口、灵岩伉月凹为最。灵峰洞东向,伉月凹在灵岩东山脊,两处得月最早。正望前后,圆月乍吐于诸峰之间,徘徊于石凹之内,其景独绝。八十老人谢磊明刻。”《印存》中却未能找到相应的印面“玩雪”;再如“雁山五珍”只收录“观音竹”“金星草”“雁山茗”,而缺了“香鱼、山乐官”印面,未免美中不足。

仿佛永嘉郡 环临西射堂

——明初永嘉书画家王道

潘猛补

明初君主对文学艺术十分喜好,使得文学之士能够锐意诗文书画。其中,最为显著的就是对庶吉士的培养。据黄佐《翰林记》记载:“庶吉士之选,始自洪武十八年乙丑,上以诸进士未更事,欲优待之,俾观政于诸司,俟谙练然后任之,其在本院承敕监等近卫门者,采《书经》庶常吉士之义,俱改称为庶吉士。”永乐二年(1404)始,庶吉士专隶于翰林院,选进士之长于文学及书法者充任,作为翰林的后备人才库,对文坛风气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。

温州王道正是其中一员庶吉士。据弘治《温州府志·人物·科第》载:“王道,乡试第一,甲申进士,授翰林院庶吉士。"光绪《永嘉县志·选举志》:“永乐二年甲申,曾棨榜。《通志》:‘元年癸未,登极,因改二年会试。’王道,翰林院庶吉士。”温州同乡黄淮正是该科的副主考官,可以说是王道的座师,故在“永乐七年春二月朔,翰林庶吉士王道谒告归省其父母,凡与游者咸赋诗以饯",属大学士黄淮作序。黄淮《送翰林庶吉士王道归省诗序》云:“道自少颖悟,贤父母怜其有受教之资,遣入邑庠为弟子员。道亦自知砥砺,穷日夜读书,未尝厌倦,以故学业茂长,早有令闻。岁癸未发解,为多士冠。及对策大廷,登名甲科。会皇上大兴文教,思得全才”“乃选拔进士之颖脱者,得二十有八人,以像周天列宿,俾居馆阁,尽阅秘藏之书,以充其德器。道获在选列”。据此,知当时共有二十八人入选为庶吉士。朱权《送翰林院庶吉士王道归省诗》有“早登科目际昌辰,才子声名动缙绅”,知其登解元中进士时年龄较轻而才华惊艳绝伦。故黄淮在文中赞称永乐七年“兹复得告还归故里,升堂献寿,舞斑斓之衣,展承颜之乐。乡里故旧,走贺盈门,其荣幸又何如哉!诸君子饯别之作,辞多颂美,固其宜也”。

而同为大学士的杨士奇也写有一首《送王性存亲迎后归省》:“朝辞金阙去,千里赴庭闱。锦绣行春昼,何须五色衣。岸花明画障,江月净琴徽。一路弹新调,鸳鸯不独飞。”古代人取名和字在意义上都存在一定的联系相关,而据《易经》“成性存存,道义之门”,由此知王道和王性存为同一人,即名道,字性存。诗题中的“亲迎”是指古代结婚时新郎到女家迎娶新娘,知此时王道刚结婚。又据杨士奇《故左春坊左赞善徐公墓志铭》:“女四,长适翰林庶吉士永嘉王道。”知其为永乐二年以国子博士擢春坊司直郎、天台徐善述的女婿。

这位王道,不仅善为诗文,更是精通书画。与杨士奇的从侄杨相为同年进士,且一同被选为庶吉士,进翰林院学习。杨士奇《题王性存画》云:“辉辉山水丽,云树蔼青苍。仿佛永嘉郡,环临西射堂。朝回书阁静,对此故难忘。”从诗中得知其画的是温州松台山脚边西射堂的景色,但在温州书画史上却一直被遗忘。

他不仅善画还擅书。2014年北京拍卖《曾棨等<玉堂咏雪诗文>手卷》中就有王性存的行草题诗。曾棨为永乐二年状元,工行草,独步当时。此手卷题盒:“大明永乐六年,玉堂咏雪诗文,二十二辈连笔。”款识首有永乐四年状元林环序,后有曾棨等人咏雪诗文,其第二十一位者落款为“永嘉王性存”,钤印为“听其自然”,其书雄放而不逾绳墨。玉堂即翰林院,汉代有玉堂署,唐代改为翰林院,故宋朝以后翰林院亦称玉堂。这二十二人大多数为永乐二年同榜进士,皆为翰林院同僚。此为王道仅存于世的真迹,诚珍贵也。